

编者按

细微之处见真情。真诚与善良如同和煦的阳光，照亮人心最深处的角落。本期精选3篇文章，在这个怀旧的深秋时节，与您分享暖心故事。

## 父亲的“打卡”超市

文/唐占海

父亲这几天特别开心，正忙着把他超市的店牌换新，红色的底色愈发显得喜庆。

父亲开心的原因很有趣，这件事要从七八年前说起。他跟母亲开了一家“吉祥超市”，超市离一所高中很近。那时学生们都上晚自习，晚自习结束就将近夜里十点钟了。有几个学生每天下了晚自习，都来父亲的超市“打卡”。超市是他们的集合点，人聚齐之后再一起回家。这几个学生家在附近，都住同一个小区，他们结伴回家，家长也放心。

晚自习的下课铃声响过，就有学生高喊：“到吉祥超市集合！”这件事让父亲特别自豪，他觉得临街店铺那么多，这几个学生为何看中了“吉祥超市”？一定是父亲的超市人气高，而学生们来超市“打卡”也是在给超市攒人气。那几年，父亲和母亲每天守店时间都特别长，那几个学生走了之后他们才关门，晚上到家家都半夜时分了。即使如此，父亲和母亲也乐此不疲。

我跟父母说：“就为等那几个学生，天天都这么晚，何必呢？他们能买什么呢，充其量就是买块口香糖，不值当！”父亲却说：“不在乎卖多少钱，孩子们放学后在超市前集合，如果咱们店里黑漆漆的，他们肯定不舒服。”我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街边这么多店铺都亮着灯，人家也不一定非到你的超市前集合。”母亲说：“我们跟这几个孩子都混熟了，知道他们叫啥名。一天看不到他们，还怪想的。”父母都是特别善良的人，能默默为别人做点小事就特别开心。

有一次，我晚上在超市，正赶上那几个孩子来了。他们涌进超市，不停说笑，买了些小零食，同时等晚来的同伴。我跟他们聊了几句，其中一个孩子告诉我，他们选在父亲的超市“打卡”，是觉得超市的店名好，“吉祥超市”肯定能给他们带来吉祥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发现父亲和母亲人好心善，更乐意来此“打卡”了。我原以为父亲和母亲等学生们是自作多情，没想到他们是“双向奔赴”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那几个学生毕业了。他们去了不同的学校上大学，这几年跟“吉祥超市”就再也没有交集。让父亲没想到的是，前几天那几个已是大学的孩子，又来他的超市“打卡”了。他们怀念高中生活，想念曾经的母校和老师，于是回学校来看看。他们说起晚自习一起在“吉祥超市”集合的往事，想起这家店的温暖，决定重温往日时光。

父亲和母亲很惊喜，还能一一喊出他们的名字。在小小的超市里，父亲跟他们聊得特别开心。他们聊这条街的变化，也聊彼此的变化，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七八年前。他们离开时，约定以后要常回来超市“打卡”。

父亲满心欢喜，这不，他要把店牌重新装饰一下。我也希望父亲的“打卡”超市，能够经常迎接这些学生们的到来。

生活中总有一些奇妙的缘分，你为我停留，我为你照亮，留下一段温暖的记忆。看似平平无奇的事，却成了一段值得珍藏和珍惜的过往。

## 暖心的烤红薯

文/佟雨航

大学毕业那年，赶上经济不景气，毕业都三四个月了，工作还是没有着落，我每天靠着到街上发广告单惨淡度日。

转眼冬天就到了。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我毕业后的生活过得惨不忍睹，住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，穿着薄薄的旧冬衣，一日三餐仅靠白水煮面应付。

一天上午，外面天气寒冷极了。我抱着一大摞广告单，站在地铁站出口处，一张一张地递向从地铁出口“冒”出来的每个乘客手中。有的人接过来看都没看一眼就随手扔在地上，也有的人干脆连伸手接一下都懒得接，还有的人摆出一脸厌恶的表情，嘴里叽里呱啦骂着。



临近中午，我手里的广告单还有厚厚一沓。我站在凛冽的寒风中，身体冻得瑟瑟发抖，早上吃的那碗白水煮面也早就消化掉了，肚子咕噜噜地开始“抗议”。

忽然，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喊，不由得转过身去，看到在不远的街口处，一位卖烤红薯的老伯正在向我招着手。我瑟缩着身体走过去问：“大伯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卖烤红薯的老伯说：“小伙子，天冷，吃个烤红薯，暖暖身子吧！”

卖烤红薯的老伯头戴一顶黑色旧毡帽，身上穿着一件长身的蓝布褂子，手上戴着一双黑皮手套（即棉手套）。他利落地用铁夹子从铁桶炉里夹出一只烤熟的红薯，用一张黄草纸包好递到我手中。寒风中，烤红薯冒着丝丝热气和香气，看着就让人感觉温暖和舒畅。我不由得伸出手去，接过了那只热气腾腾的烤红薯。我边吃着烤红薯边跟老人聊着天，得知老人来自郊县的农村，膝下一儿一女都在南方上大学，为了供一双儿女上大学，他和老伴儿进城做生意，夏天卖水果，冬天卖烤红薯。

吃完烤红薯，我便付钱给老伯。老伯却说什么也不肯收。老伯说：“我看你穿得挺单薄的，每天站在街上发广告单，冻得瑟瑟发抖，就知道你是刚大学毕业，还没找到工作。离开父母独自在外挺不容易的，这烤红薯是我送你的，不要钱。天冷，吃了它，身子就暖和多了。”听了老伯的话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在这陌生的城市，在这寒冷的冬日，我第一次感觉心里暖暖的，热乎乎的。我强忍着眼泪跟老伯道别，转身回去继续发广告单。

一眨眼，又一个月过去了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，每天朝九晚五。这天，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一个卖烤红薯的小贩，猛然想起了那个站在街口卖烤红薯的老伯，想起了那只冒着热气和香气的烤红薯。我决定请老伯吃顿便饭，谢谢他冬日里送给我那份温暖。然而，当我来到老伯卖烤红薯的地方，却不见了其身影。我问街口那个卖热包子的老板，他说：“老伯的老婆中风了，回老家去了，老两口不再回来了！”

就这样，我与卖烤红薯的老伯，在茫茫人海中不期而遇，又在茫茫人海中擦肩而过。他虽然只是我人生中的匆匆过客，却永远清晰地定格在了我的记忆底片里。

## 窗台上的免费食堂

文/张红梅

我家朝南的窗台不足1平方米，闲置多年。家人曾提议买两盆花放在那儿，我担心安全问题也没放。一天，我无意间听到几声鸟鸣，闻声寻去，原来窗台上来了几位不速之客——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跳跃着。我悄悄端详良久，心底滋生出无限柔软。

此后我总是有意无意关注窗台，发现时不时有鸟儿前来逗留，几只麻雀或两只鸽子，甚至还有花喜鹊大驾光临。我不确定它们是旅行者，还是为了生活的奔波者，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它们能选择在这里歇息，和我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我想，总要做点什么，以此表达我对这种缘分的珍惜和重视。

我曾为旅人，自是明白半途补充体力的重要性。我从厨房找了两只碟子，一只碟子盛满清水，一只碟子盛满小米和馍屑，放在窗台上。不久，就飞来了两只鸽子，它们立在窗台上，左顾右盼一番，才安定下来，起初对那两只碟子视而不见，专注地注视着远方。或许它们还没有注意到碟子里的水和食物，良久，其中一只鸽子扭头看向两只碟子，喉咙里发出“咕咕”的声音，它慢慢移步至装着清水的碟子，低头喝了两口清水。片刻，另一只鸽子也朝装满食物的碟子轻轻走去。

那天傍晚回家，我欣喜地发现碟子里的水和食物都少了大半。我倒掉剩下的水，再注满干净的清水，把盛食物的碟子续得满满的。谁知当晚下了一场雨，当我忙着去窗台上收拾碟子的时候，那刚刚蓄满的一碟子食物早已颗粒不剩。

第二天，我给在老家做木工的同学打电话，让他帮忙做一座小木头房子，沟通之后，同学欣然答应。等小木房子送来后，儿子看到后也喜欢，欲占为己有作为玩具。我告诉儿子，这个木房子如果放在你的卧室，只能观赏，但放在窗台上，就可以招待客人，还可以结识好多新朋友。儿子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们把小木房子在窗台上固定好，放了一碟清水和一碟食物。儿子欣喜地和我聊，有吃的有喝的，就像它们的食堂。从此，我和儿子轮流给小木房子打扫卫生，换水，续食，一起“经营”这间“免费食堂”。

勿以善小而不为。这间“免费食堂”虽小，小得只能同时容下数只鸟儿，它提供的食物也很普通，但想到它能给在此落脚的鸟儿一点营养补给，在风雨来临的时候能为它们遮挡风雨，我又深感欣慰。